



論衡卷第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非韓篇

刺孟篇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

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  
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  
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  
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  
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  
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  
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  
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

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  
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  
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  
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  
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  
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  
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

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  
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  
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  
不蹈者身湏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  
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  
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  
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  
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繁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  
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亡此儒者  
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八民爲善  
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  
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  
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  
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  
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疆秦之兵全魏國之境  
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

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  
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  
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  
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  
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  
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  
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  
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  
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間秦兵爲

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  
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  
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秦秦之  
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  
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  
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  
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  
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  
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

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  
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  
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于木之操高魏  
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  
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  
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  
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  
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  
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

木之間卻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  
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  
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  
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  
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  
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  
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  
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

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魏國不

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

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儻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亾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

拔劔劉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劉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劉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



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  
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  
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耻辱至身  
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  
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  
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  
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  
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  
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  
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  
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  
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  
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  
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  
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

見君問龐搨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  
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  
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  
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  
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  
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  
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  
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  
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輟加賞虛言

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  
輟賞則聞惡不輟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  
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  
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  
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  
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聞使吏執而問之手殺  
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

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捫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

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郭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

而相違矣龐捫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  
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  
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  
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  
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  
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  
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  
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  
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

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  
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  
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  
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  
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  
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  
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  
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旱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

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吾欲

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荅若設令惠王之間未知何趣孟子徑荅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荅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

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  
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  
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  
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  
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賚辭曰歸賚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  
辭曰聞戒故為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為不受若於齊  
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  
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  
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  
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况後萬前當受十  
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

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忝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  
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  
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  
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

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  
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  
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  
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  
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  
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  
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  
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

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  
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  
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  
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  
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  
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

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  
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  
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  
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  
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  
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  
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



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  
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異三日  
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  
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  
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  
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  
間公見孟子孟子祭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  
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  
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  
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  
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  
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  
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  
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  
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年  
而無王者五百年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

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  
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  
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  
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  
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  
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  
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

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  
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  
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  
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  
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  
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  
謂一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  
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為王者有王者若為王臣矣為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

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為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

更也未為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

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  
頻蹙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吐之以  
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能為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  
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

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為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  
用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鵝  
之肉仲子耻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  
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  
為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已志之  
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  
克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

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汗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纏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皙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纏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皙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

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克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室中之槁壤飲盜室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毋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毋也宜自齋食而

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毋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  
毋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  
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  
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  
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  
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  
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

不王顏淵早天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  
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  
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  
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  
哉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  
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獸雖  
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命當獸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  
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為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

王女論衡 卷十  
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終

論衡卷第十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談天篇

說日篇

荅佞篇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瑄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



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問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

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

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  
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  
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  
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  
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  
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  
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為人者人皇  
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  
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

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  
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  
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  
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  
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  
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  
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

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八及太平所以論而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直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

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

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  
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  
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竒之物金  
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  
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  
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  
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

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  
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  
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  
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  
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  
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  
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  
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

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維陽九州之中也  
從維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維陽三千里視  
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  
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維且萬  
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  
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維陽二萬  
里乃爲日南也今從維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  
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

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  
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  
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  
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  
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  
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  
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  
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  
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  
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  
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  
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  
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  
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  
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  
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  
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

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

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

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旣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

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



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  
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  
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  
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  
蓋之椽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  
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  
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  
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

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  
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  
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  
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  
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堙塊夫去百里不見太  
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旣明矣試使  
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  
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

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為高南方為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為高遠者為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二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

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

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

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也旣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

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

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

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二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日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

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  
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  
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  
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  
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  
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  
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  
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  
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  
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  
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  
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

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  
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  
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  
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  
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  
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  
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  
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

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  
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  
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  
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  
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  
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  
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誰日食  
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

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日復時易處假今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更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賈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



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  
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  
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  
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  
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  
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  
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  
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  
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

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  
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  
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  
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  
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  
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  
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  
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  
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

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

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日且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

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  
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為地有山陵樓  
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為  
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  
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為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  
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  
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  
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

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翔  
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  
不知其為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  
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  
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  
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徒正言如雨非雨  
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  
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

王充論衡 卷五  
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  
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  
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  
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  
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  
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為星則謂實為石矣辛卯之夜  
星實為星則實為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  
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  
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

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為  
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  
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  
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  
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  
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為石  
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  
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  
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

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  
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  
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  
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  
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  
也或曰尚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麗于畢  
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  
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

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  
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  
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  
從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  
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  
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  
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

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効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作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

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  
 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  
 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  
 為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  
 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  
 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  
 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  
 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  
為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  
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  
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  
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  
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  
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  
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  
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  
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  
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



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  
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  
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  
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  
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  
見後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碁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

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  
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  
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  
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合  
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  
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  
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

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庭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  
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姦為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  
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  
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  
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  
有惡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觀  
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  
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為毀之  
苟不利已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  
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  
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為  
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  
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  
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

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竒知名聲顯  
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癡不言常騰譽之  
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  
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  
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  
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  
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  
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  
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

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  
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  
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  
重身傾死爲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  
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  
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  
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

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  
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  
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  
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  
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  
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  
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  
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  
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計  
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  
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  
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  
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後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

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

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資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資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察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閹閹所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



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  
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  
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  
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  
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  
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  
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  
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  
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

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  
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  
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  
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詭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  
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  
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  
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  
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  
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日未嘗

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  
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  
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  
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  
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  
能達志不有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  
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  
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  
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

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  
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  
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  
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  
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  
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  
以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  
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  
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

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䟽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

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  
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  
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  
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旣是春秋不大  
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  
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  
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滲泥者以水燔  
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  
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

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鍤鍤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

夫筆墨簿書鍤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擅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胷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

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  
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  
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  
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  
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  
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  
日在位鮮冠利劔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  
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  
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

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負吏儒生  
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  
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  
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之難尚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  
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  
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費錢

百並為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  
為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  
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為掾吏  
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曾中  
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吏深淺多少同一  
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  
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  
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  
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

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  
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  
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  
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  
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  
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  
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  
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曾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

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藝之業不曉  
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  
文吏所謂尸位素飡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  
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  
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  
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為地戰者不能  
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  
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為將貪官顯義  
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

自解於尸位素飡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  
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  
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諛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  
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扎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  
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  
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  
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  
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錘與彼握刀持  
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

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錘鈞也  
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  
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  
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  
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  
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竒也蒸所  
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燠以火烟熱究浹光  
色澤潤炳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

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  
縷之飭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  
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  
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  
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  
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  
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  
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  
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



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  
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  
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  
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  
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  
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  
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  
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  
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

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  
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  
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槩枿之爲板  
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直之物也彫琢刻削  
乃成爲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  
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  
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鎌斬刈乃成  
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  
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

王女論衡 卷十二  
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  
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  
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堦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  
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  
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  
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  
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  
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  
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飡糟糠者飽雖俱曰食

為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  
鄭子皮使尹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  
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  
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  
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  
病也百信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  
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  
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

嚮之柰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為短未嘗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為短不悟於已未足論衡訓之將使使然於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

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閣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

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  
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  
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  
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  
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為遠秦則漢之  
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為人者  
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  
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  
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

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  
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為不能知者愚  
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  
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  
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  
未載於經名為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  
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  
乃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復別問儒生  
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

王女詩傳 卷三  
作之者為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  
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  
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  
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  
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  
一篇名為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日夕  
所授二十九篇竒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  
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  
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

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  
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  
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  
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  
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  
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  
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  
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

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  
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  
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  
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  
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  
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  
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  
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

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  
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  
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  
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  
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  
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  
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  
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  
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  
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  
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  
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  
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  
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  
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  
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

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臈何  
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  
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  
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  
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  
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裏上  
造何謂吏士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  
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

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  
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葦於腰佩刀於  
右舞劔於左何人備著鈎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  
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  
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  
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  
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  
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  
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  
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  
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駁  
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